



〔中国书籍文学馆·散文苑〕

浮生闲情



皇甫卫明/著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简朴的农家日子从容淡定波澜不惊，却是那样的养心若鱼。

喜悦与悲伤，抑或甘甜与苦涩，

已经揉进毛茸茸的村庄，隐秘的乡愁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眺望的远方。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文学馆·散文苑〕

浮生閑情

麗萍題圖

皇甫卫明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闲情 / 皇甫卫明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14.6

(中国书籍文学馆 · 散文苑)

ISBN 978-7-5068-4240-2

I . ①浮… II . ①皇…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8289 号

浮生闲情

皇甫卫明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特约编辑 陈 武

责任编辑 毕 磊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240-2

定 价 28.00 元

序

李敬泽

“中国书籍文学馆”，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爱文学的人开放，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文革”时有一论断叫做“读书无用论”，说的是，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但说到读文学书，我也是主张“读书无用”的，读一本小说、一本诗，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那不如不读，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诗给读歪了。怀无用之心，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它所能予人的，不过是此心的宽敞、丰富。

实则，“中国书籍文学馆”并非一个场所，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按照规划，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

品，就好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

现在要说的是“中国书籍文学馆”这批实力派作家，这些人我大多熟悉，有的还是多年朋友。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现在，“中国书籍文学馆”把他们放在一起，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

当代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大抵集中在两端：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十几人而已；另一端则是“新锐”青年。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很舍得言辞和篇幅。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一批作家不青年了，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他们写了很多年，还在继续写下去，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

但此中确有高手。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

一、他确实没有才华。

二、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

三、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

四、他的运气不佳，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记住他。

也许还能列出几条，仅就这几条而言，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可能性和创造契机，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色——它可能

真的构成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且，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或许是别有洞天，或许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序

金曾豪

我和卫明是同乡。读卫明的散文集，我最关注的是那些书写乡村生活的篇章，想看看他笔下的乡土是不是我牵肠挂肚的那片翠绿的田园。

卫明在《浴锅》中记述了故乡的锅浴。这种富有乡野气的乡村公共浴室现在已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名为“锅浴”的“非遗”申报书还是我执笔的呢。这一乡俗只在极小的范围存在过，而我老家也曾有过这样一间对乡邻免费开放的浴室。老金家的锅浴在镇上，显然已经有所雅化，而卫明笔下的锅浴谅是这一乡俗的正版了。卫明的母亲在《蛇魅》中被蛇咬了，我的二姐在十多岁时也同样被蛇在脚板上咬出了一对牙印。咬出一对牙印的蛇必是毒蛇噢，必须认真对付的。去野地里偷芦稷吃同样是我童年时常干的勾当……读着这样的篇章是很开心的。

和《浴锅》一类，卫明的《芦稷里的童年》《乡村猪事》《鸡这一辈子》《擀面》《临别一座村庄》诸篇也让我们分享了他的简朴而

丰富的乡村生活。虽然生活在同一片乡土，幼时也常常用“乌龟板板”垫屁股（《浴锅》），但“根部有点咸”的甜芦稷，给“走花猪”穿鼻，下田时将顺手逮住的小田鸡囚在卷起的裤管里……这些乡间生活细节还是让我耳目一新。作为清贫农家的儿子，卫明对于乡村生活的体验不是“零距离”的采得，而是在完全深潜融合之后的拥有。这样与生活一体的关系，与那怕是刻意的深入也是不可同语的。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象，小说则借重虚实的编织），不能仅用灵感一动或故作深沉来达到所谓的厚重或者深刻。许多时候，散文的深度来自于体验之深和思想之深。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之处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和意味。有价值的乡土题材散文常常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

说到对乡村生活细枝末节的书写，我会想到新疆的刘亮程。刘亮程总是以一个乡村闲人的视角书写他的村庄。这个闲人并不完全是作者本人，是“一个扛着铁锨转悠的乡村哲学家”。这是刘亮程的写作策略，因为他着意用一双哲学的耳朵来谛听乡村这个“世界之根”的庞大根系发出的细籁微响，着意以道家“齐物”的思想来考量“人和动物同住”的他的村庄。

卫明不是这样。他就是以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家儿子的身份，本真地叙述他的村庄。大部分的篇章，作者都在场，或参与事件或旁观作证。这种在场感使读者感到难得的踏实。

这一类自传性的散文写作，作家几乎都会采取“两个我”的书写策略。一个“我”是当时当事的“我”，另一个“我”是隐性的，即文本叙述者。这第二个“我”其实也是参与者——通过选择剪裁、营造情调等手法参与着文本，无言地暗示着这样或那样，使作品获得一种倾向。

卫明不是这样。在卫明的文本里，我们极少感觉到叙述者的参与，或者只背影一闪，或者干脆缺席。《蛇魅》中那位为避厄运而终日盘坐在匾子里的母亲，那个小有名气却未能治好妻子蛇伤的乡村蛇医身上有许多的“戏”可写。《藤榻》里于老太家那张老是被村人借去充作担架的藤榻又蕴含着那么多令人感慨的由头……可作者只是一笔带过，不动声色。作者只讲“事体”，不评说，不表态，就那样平实地白描着曾经的乡间人物、人间杂事。

是太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作者认为这些故事都是普通不过的“事体”（不是“事情”），是无需赞扬、批评或者感叹的？是把“新写实小说”的“零度介入”策略移用到散文创作来？

作家有权确定自己的叙事策略。有时候，这样的确定是不需要理由的。

也许，这样的叙事策略是有一点风险的，至少对于缺少乡村经验的读者来说是这样。也许，作者选择叙事策略时，暗藏着农夫式的机智——把米给你，饭由你去做吧。

喜悦与悲伤，抑或甘甜与苦涩，作者都不说——不是不说，而是已经揉进“事体”里了。作者拒绝用概念的箩筐去分捡生活，就这样以非诗意的心境注解了他的乡村经验，就这样把一方方毛茸茸的生活诚恳地交给了读者，听凭读者品咂出一个“自己的村庄”。

读这样的乡土散文，就觉得和大地那么亲，和生命那么近，觉得简朴的农家日子原来是那样的从容淡定波澜不惊，却是那样的养心若鱼。

卫明就这样朴实地书写他的村庄，让我们的乡愁找到了一个可以眺望的远方。

第一辑
乡村音籁

- 蛇 魅 /002
酒药花 /010
浴 锅 /015
芦稷里的童年 /020
南瓜不是瓜 /027
藤 榻 /034
分 红 /040
乡村猪事 /047
擀 面 /055
芝麻馅 /059

第二辑
岁月投影

- 临别一座村庄 /064
一棵树的寓言 /070
蛙 声 /075
城里的黄鼠狼 /081
逝去的烟囱 /085

鸡这一辈子 / 091

药 芹 / 095

邻 居 / 098

我的无车日 / 102

乡间小饭店 / 107

浮生闲情
第三辑

我只是部分活着 / 112

渔对鱼的伏击 / 119

此生如萍 / 124

敬 酒 / 129

打 的 / 134

酒 客 / 139

攒 蛋 / 146

攒蛋与平民法则 / 150

跑 片 / 153

奥迪与别克 / 157

第四辑
天桥风景

- 别人的风景 / 162
食堂表情 / 169
开水房的早市 / 175
教室里的电脑 / 179
天 桥 / 185
雄兔雌兔 / 191
远方的作家朋友 / 196
言子堤漫步 / 200
栗桂园品茶 / 205
青山绿水飘茶香 / 210



第一輯

乡村音籁

蛇 魅

蛇的名声，能让孩子惊厥。一次与蛇的遭遇，足以连续三天做恶梦了。这个读来顿挫有力听着晦暗的单音节词汇，如鬼魅一般，附着我记忆的视网膜，多少年以后仍在我梦境中反复闪现：蛇的体态，蛇的斑纹，蛇粗粝的鳞片，蛇的盘曲与游走，蛇吐着信子啾啾有声……

蛇闯入我懵懂的记忆，源于一场灾难。我一路蹦跹在放学途中，目光巡视田里熟悉的身影。有人尖叫着唤我：小子哎，还恁开心，你妈给蛇咬了！母亲给蛇咬了？我觉得好玩。母亲坐在囤匾中，一条腿盘曲架在另一条伸开的腿上，两手按着脚踝，木讷讷的眼神回应我的呼唤。她弓着腰，嘴角不时抽动。我探下身去看，她呻吟着移开手：这儿，这儿！她脚背靠脚踝处，血从两个针孔样的创口滋出来。小腿和大腿上箍着两道布条，肿胀得明显比另一条腿粗。母亲告诉我，父亲去请蛇郎中了。母亲的无助与痛苦让我无所适从，我想不出如何安慰她，也不去做家务，束手无策发着呆。这个时段照例应该在母亲毫无余地的勒令或咆哮的惧怕中，奔忙阡陌割草，回家烧晚饭。我的没心没肺，缘于对亲情的片面理解，她平日太凶了。

蛇郎中姓丁，五十来岁。他细心察看母亲脚上的牙印，在她眼前晃动手掌询问。母亲神志尚清，视力有些模糊。她在田里拔草时踩上了蛇，以为踩到了树枝或豆萁，只觉得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提起脚，脚上挂着什么东西，蛇！一边惊呼，一边本能地把脚一甩。队长疾速冲过来，循着蛇行方向猛追，踩倒大片的稻禾。拔节的稻禾枝粗叶茂，蛇瞬间无影无踪。没看清蛇，又不懂辨识牙印，只能待在田头“留观”。丁郎中说，可能蛇比较小，毒液不多，但耽搁了三四个小时，蛇毒已经漫到大腿了，蛇毒进入心脏就没救了。丁郎中的话，让全家陷入恐慌，此时我才明白，这绝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丁郎中示意我们回避，民间医生祖传的绝技是不轻易示人的。父亲去厨房做晚饭，吩咐我烧火。事后听母亲说，丁郎中拿小刀切开伤口，顺着腿脚按压，挤出毒血。用绣花针在伤口周围扎出几圈针眼，敷上药泥。药泥是捣烂的草药，母亲只记得其中有半边莲、丝瓜叶，其余的她不认得。那一夜，丁郎中留在我家，只打了会儿盹，此后不时过来探望。母亲每天皱着眉头大把吞下黑黑的药丸，大碗喝下绿色的草汁，折腾得只剩半条命。求生欲赋予她超乎寻常的平静和耐受力，痛苦的记忆让她的余生变得喋喋不休，包括因此受损的视力。

母亲一直“住”在囤匾里，吃饭不上桌，睡觉不上床，父亲曾戏谑道，要不把马桶也提过来？——当然，母亲已日见好转。囤匾是囤积稻麦的竹制农具，不知哪一辈的遗训，但凡病因古怪，小儿发烧，居然作避邪的居所。如同孙行者金箍棒一划，一切妖孽都被魔力挡在无形的圈外。囤匾有个难于书写的俗名，因了它的谐音，才被神化的么？乡俗神神道道，说不清。父母的启蒙中，无相关诠释。不过，一向严厉的母亲，目光里开始重现母性的慈祥，就连割草的催逼中，也多了一句温柔的叮咛：小心蛇啊。

母亲说的蛇，专指毒蛇。水蛇、乌梢蛇、大黄蛇都无毒，赤练

蛇微毒，咬不死人，红黑相间的横纹漂亮得让人心怵。咬母亲的是蝮蛇，俗名“瞎眼皮鞭灰”，母亲固执地认为，这个俗名就是她目糊的最好注脚，她振振有词的观点影响了我多少年。事实上，蛇视力严重退化，跟瞎子差不多，它们敏捷的反应全凭头部的红外遥感。蛇毒多属神经毒素，其他毒蛇同样使人“瞎眼”。

小心蛇！这句话似一道魔咒，卡在我成长的咽喉。让我超前品尝人世的艰辛，以畸形的早慧思考生与死的命题。乡下孩子喜欢打赤足，田间小埂一层细密的嫩草，足底毛茸茸痒丝丝的舒坦能沿着双足传递到全身，而我不敢赤足。割草时，我以孩童少有的警觉审视草丛，竖起耳朵，时刻提防蛇冷不丁蹿起来，在我手指上留下恶毒的牙印。我不敢走夜路，机耕路和灌溉渠是田间“官道”，茂盛的豆萁从两边涌向路中间，谁知道它们盘伏在哪里，伺机向我进攻。夏天别人趿着拖鞋去看露天电影，我脚上是不可思议的布鞋胶鞋。家里的手电是奢侈品，不轻易用。与父母一起赶夜路，我闹着点桅灯。孩子间流传着一句俚语：狗咬一蛇咬二。意为狗反应快，咬走在最前头的人，蛇不同，第一个惊动它，第二个遭殃。他们能举出好多道听途说的例证，推三拉四缩到队伍后面。按他们的逻辑，放单是不会遭蛇攻击的，但我依然不敢独行冒险。有次看电影掉队了，黑灯瞎火壮胆夜行，我卯足劲冲过几条田埂。坑坑洼洼的小路，嘲弄着一个少年慌乱的脚步和怦怦的心跳。

我们和蛇处在同一个世界，却对它知之甚少。蛇为了生存，在进化中修炼成灵异之物，本身并无恶，恶是人强加给它的不实之词。多年后，我逐步抹去一个乡村少年的狭隘与偏执，却始终无法清除心里那道魅影。不说私愤，世人的公愤足以证明人与蛇势不两立，它邪恶如鬼魅，令人毛骨悚然又咬牙切齿。见蛇不打三分罪，不管谁招呼一声：毒蛇！附近的人都放下活计，提了工具奔过去，一条条蝮蛇葬身在铁耙锄头铁锹扁担的合力围剿中。千刀万剐犹不解恨，

且引申出一句经典：打蛇打七寸。多精辟！一群孩子遇见毒蛇要慌乱得多，谁也不敢当冲锋陷阵的排头兵。击不中要害，被反咬一口，或让它逃了。据说受伤的蛇会记住仇人的气味，寻机报复。这句谶语更令人害怕。能奋不顾身率先举起树棍的，是小伙伴心目中的英雄。夏日的田头，常常见到为首的竹竿上挑一条死蛇，后边呼啦啦一群孩子，颇有成人押着坏分子游街示众的气派。蛇是某某打死的！他们急不可耐到处发布新闻。路遇的随口问：真打死了？孩子把蛇放在地上，远远看着它，再补几下，直到蛇头捣烂，蛇身分为几截。

入学后，老师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农夫与蛇》，寓言，却不像《东郭先生和狼》那么虚假，我从没怀疑它的真实。蛇衔夜明珠报恩的故事呢，老师肯定不知道，或不愿讲。否则，我该倾向哪一种是非观呢。让一个孩童过早承受尖锐的两难选择，有违师道。忧郁似雾霾笼罩着我的少年，母亲的遭遇，父母的争吵，萌生我亲手打死一条毒蛇的渴望。母亲的治疗费如白养了一头肥猪，家境更显困窘。父亲一直叽咕母亲不小心，心疼被蛇医喝掉的两瓶白酒。母亲苦着脸流泪，急了指桑骂槐，骂蛇，骂我们。一切罪魁祸首都是蛇，我的怯懦为强大的报复欲望所替代，我要亲手杀死一条蛇。

我不再惧怕放单，低洼地，乱坟岗，秆稞帐，昏昏晃晃，专冲蛇可能出没的地方。自以为概率很高的地方，见不到蛇影，连蛇蜕也没有。是我方向不对，还是蛇灵异的感知预见到一个少年志在必得的复仇？反正运气太“好”了。与蛇的遭遇来得很突然，那天，我跨过一个细流潺潺的缺口，正待落脚，发现一堆土有些异样——蛇！似突然被点了穴，跨出的一只脚僵在半空，不能落地又来不及收回来，背部噌然发凉，大脑一片空白，一屁股跌坐地上。我与蛇只隔一个缺口，视线始终没有移开那堆与泥土难辨的黑色。它盘着的身子作旋转式微微蠕动，圆心中稍稍昂起的头正对着我。它的定